

一个忤逆心理又带有阴霾的 90'S 女孩
七个性格迥异的男孩
七段感情故事
如同在不断切换的电影画面

丹婴
著

回头说爱



忽隐忽现之间，呈现出90后女孩的五彩斑斓
也许，她的故事也是你的经历，她的倾说也是你的回忆……

回头说爱

丹婴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回头说爱 / 丹婴著. —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9.7

ISBN 978-7-5458-0129-3

I. 回... II. 丹...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24328号

回头说爱

著 者 丹 婴

责任编辑 张玉贞

审 读 陆坚心

装帧设计 许 菲

技术编辑 丁 多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地 址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网 址 www.ewen.cc www.shsd.com.cn

经 销 全国各地书店

印 刷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40 1/32

印 张 8.375

版 次 2009年7月第一版

印 次 2009年7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8-0129-3/I · 49

定 价: 20.00元

丹婴：我的文字会说话 (代序)

丹婴是谁？相信除了她父母以及个别好友外，还没几个人听说过这个名字。记者自然也不例外。直到细细读过她尚未出版的几十万字作品，才惊诧于这个刚刚从南洋模范中学毕业的女孩丹婴笔下所充盈的青春激情和自由渴望，以及让人羡慕的细腻笔触和丰富情感。更让记者惊奇的是，这个自封为“幼稚派纯文学”的女孩，居然把法国著名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名作《广岛之恋》当成了“练笔”的对象，以后现代主义的笔法“颠覆”原著，创作出了她自己心目中的《1958广岛别恋》。

关于丹婴，实在没有能力将她一一说透。

只有从她的作品中才能了解。她与众不同的性格。她的爱与恨。纠葛与挂念……

她的文字，会说话。

此刻，丹婴就坐在记者面前，还有她手中厚厚的三叠书稿。从她年轻而活泼的眼神中丝毫看不出某些“80后”作家惯有的忧郁和自恋。事实上，她的个人世界是多姿多彩，电影、钢琴、舞蹈、绘画、网球、旅游，都是她的至爱，写作不过是灵感而至的“副产品”。

但她是酷爱文字的。而且她一直是执著于传统的写作方式——笔和纸，而不是同龄人最爱的电脑——她的每部作品初稿都是一笔一画地在纸上刻出来的。她的写作是随性而真诚的——上学、放学路上，当灵感忽至，手机也会成为挥洒的工具。在她看来，这样的

写作不做作，很真实。

她说，自己喜欢那种含蓄而又非常张扬的文字；她说，自己喜欢那种点到为止、故意不去捅破，却又能给人留下无限空间去遐想的文字。“朋友和老师都说，看我写的东西时，里面人物是活的，就像在眼前站着一样。”正基于此，她的作品曾先后获得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入围奖和二等奖。但是，她的同学和老师中却绝少有人知道。这却正符合了她的个性。

从她的文字里，还可以看到很多大银幕作品的影子，而且往往是欧洲电影大师的作品，比如阿尔莫多瓦，比如吕克·贝松。甚至连她父亲都不知道自己的女儿什么时候看了这么多的片子。

她说，自己从小便酷爱电影，尤其是欧洲的文艺片，能从电影中看到不同的人生，很多都可以让自己陷入沉思。尽管自己的电影梦在今年的“七月流火”中被暂时阻隔了——没能如愿进入理想中的北京电影学院就读戏剧文学专业，却“误打误撞”地进入了一所传媒大学的国际传播系。

请相信我，写作真的不是件很为难的事情。关键是，用心，用爱。

感知，和世界的每一次交流。写作，为那些惊艳却被遗忘的美丽呐喊。

从进入高中生活以来，她便有意识地把自已的情感和思想尽情宣泄于笔尖之上。

——《回头说爱》。是在高一暑假完成的，十多万字的作品用二十多天，原名为《爱在告别的仪式》。这几乎是一部她自己从初中到高一青春时光的记忆体，里面掺杂了太多个人的影子。女主人公喜欢的一切东西，以及对爱情、友情、电影、音乐的理解与感悟。里面有最真实的生活经历，连她本人都惊异于自己对过往生活小细节的深刻记忆。七段感情让女主人公从忧郁的女生逐渐成长为阳光、成熟的女生，而她自己，在完成这部长篇处女作后也蓦然发

现长大了许多。

——《1958年广岛别恋》。她第一次读到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作品时，便被这位散发着独特迷人气息的法国女作家先锋笔法所震撼，为此她还专门跑到一位作家阿姨那里去请教。后来看过黑白电影《广岛之恋》，为其拍摄之沉闷而恼火，加上里面的法国女演员形象太突出，男主人公日本男人的形象却很模糊，甚至可以忽视——或许这正是作者本人所希望的。由此萌发了重新改写电影剧本的大胆设想。

于是，在她笔下，原著中男女主人公的性别和身份发生了改变——日本女孩和欧洲男人取代了欧洲女人和日本男人——或许因她本身就是一个东方女孩，也更能体会日本女孩的细腻心理。于是，在她的笔下，《广岛之恋》有了全新的开始——他，一个经历过一战的法国中年男子到日本拍电影；她，一个日本少女，一个年仅十几岁的妓女。旅馆中大段的对话、絮语，镜头中残酷的战争、蘑菇云，不时切换的空间把读者带入对历史的沉思和反省之中。

——《一切蝴蝶》。高考后最新完成的一部，也是向自己的高中生活挥手告别的一部。它有着一个奇怪的名字，尽管很难从语法上解释，但却是她一闪而过的念头。

读它，其实并不累，因为它是一个极为简单的小故事，仅仅发生在很少的几个人身上。从十七八岁成长到二十多岁的男孩和女孩们，他们性格迥异，却能在瞬息万变的世界里找到内心共通的窗口。于是，他们或者成为朋友，或者成为爱人，或者因爱而结下仇恨，或者因仇恨而产生爱。或者用心灵交流，或者用肉体兑现。作品看似圆满的结局，却因女主人公落了单，而又有点残缺的元素，燃烧自己的青春，冒险结束在平淡中。

她说，写这些散落在社会各个角落的人的同时，也抒发了自己

的情绪和内心渴望——如果是自己，又会怎样去做？

作品完成后，照例是拿给第一读者——父亲去看，评语如过往一般简单却充满了鼓励：有进步。

她说，其实在写作上，她个人有特别大的野心——希望能够做好，做到最好。

她说，梦会一直做下去的。

摘自2007年9月21日《新闻晚报》

记者 轩召强

开场白

有人说，你错在青春，有点儿纵情；
有人说，你美在青春，风流倜傥；
你的美和过错见爱于各色人等：
你把常犯的过错变成了荣光。
好比粗劣的珠宝只要能装饰
宝座上女王的手指就会受尊敬；
这些能在你身上见到的过失
也都变成了正理，被当作好事情。
多少羔羊将要被恶狼陷害呵，
假如那恶狼能变成羔羊的模样！
多少人对你凝视了，要被你引坏呵，
假如你使出了全部美丽的力量！
但是别这样；我这么爱你，我想：
你既然是我的，我就有你的名望。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

OPENING REMARKS

我不是莎士比亚。

为什么有些人注定只是过客？
是若干年后想不起姓名的路人甲？

〔 目录 〕

代序	1
----	---

开场白：

我不是莎士比亚	5
---------	---

UNIT 1. 感怀·追忆	1
---------------	---

UNIT 2. 树·祭奠	11
--------------	----

UNIT 3. 类·年华	34
--------------	----

UNIT 4. 奔·涟漪滩	67
---------------	----

UNIT 5. 穆·伽蓝星辰	96
----------------	----

UNIT 6. 宿·命之源	109
---------------	-----

UNIT 7. 羽·龙之吻	175
---------------	-----

UNIT 8. 宿·陨落	201
--------------	-----

UNIT 9. 终点·与爱情无关	235
------------------	-----

尾声：

我永远成不了莎士比亚	243
------------	-----

后来……	244
------	-----

丹婴后话说	252
-------	-----

感怀·追忆

曾经，我忘记了我是谁。
只是曾经。

回忆。

我们常常具备的状态。早上醒来，眼睛未睁开，大脑却已经陷入深层的被称作“回忆”的组织里。像一部可以回放的电影放映机，那些属于过去的画面交错层叠，复杂如同细胞，又流动游离：人物，说过的那些话……清晰分明。然而过去，已成过去。

二十岁，也许还不太适合回忆，可，回忆是一种没有理由就存在的状态。有时候人坐在那里，排绝了空间和周围，心和大脑已经回到过去。以此解释为什么我们不明地落泪，不明地扬起嘴角，笑出声来。

现在听的音乐是奈特·金·科尔的《星尘》，具体说应该是正在放他的精选，写到这里的时候恰恰是《星尘》而已。我决定写点什么，与奈特·金·科尔或者是《星尘》无关，我只是想把脑海中的影像用文字记录，关于已成过去只能在回忆里看见的种种，我不认为写作徒劳无意，至少可以给数据不明的未来一个可以回头可以躲避的窗口。如果不能回到过去，至少我还有这些文字可以拿出来可以慰藉。笑和哭泣。

深夜23点14分，我起身打开面前的窗户，让格外清醒的空气透过窗没有阻碍地钻进我的大脑。细胞仍然鲜活，我仍可以写作。

已经是听了第五遍的《星尘》。它在那部叫《西雅图夜未眠》的电影里折射出清晰的寂寞与悲伤。

关于夜未眠。

关于写作。

我叫七岚。

出生的那天恰逢农历七月初七，在S城——一个看似也确实是非常美好的城市。迎接我的天使说过我是为爱而生的，因为我出生的日子恰是中国的七夕。

愿意相信所谓故事，所谓童话，所谓神仙。七夕的神话自小便熟悉，这是爸爸讲给我听的第一个故事，关于我的生日，我的名字，种种的由来。懵懵懂懂中意识到，这个故事不仅仅说的是爱，更说的是阻隔和分离。那么多的阻隔和分离，亲爱的，我们还要坚持下去吗？

这问题容不得我多想，因为我平凡得多脆弱得多。再者，我又不是织女。

一个事实证明其实我没有自己想象得那么脆弱，没有什么比坚持着去爱更让人幸福悲戚。事实的出现，那也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

我的童年，在S城的西面长大的，好像是繁华背后挺荒落的地方，再游荡过去就能看见一片片的油菜地，满地金黄的油菜花随风摇曳，但那终究还谈不上是农村的样子。农村是什么样子？自小就没有切身体验过，反正我是说不清楚。不过在我看来，放眼望去大片的油菜花加上远处星星点点的牛羊，那景致大可被称为农村了。这样说来，我童年生活的地方应该可以算是S城里的城乡结合处，具体的情形嘛依稀是在一个大院子里，有很多的小朋友。在那里，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人和人交流的范围都很狭窄，天天打照面的寒暄的嘘寒问暖的说八卦新闻的无非就是这些人。不过也因此热络非常，说是一个大家庭丝毫不夸张。这么说吧，出门见到的第一个不是熟人，那第二个肯定便是。一群同样的小朋友们一起上幼儿园，去荷花池的蘑菇亭子捉迷藏，一起成长，进幼儿园对面的同一所小学。一群同样的小朋友里就有我。

记忆里就是这么一群人，在一起生活和玩耍。把时光甩出去，仿佛眨眼就是很长时间。

十一岁那年，我离开了那个大院子、那些伴随我成长的那群同样的小朋友、那个嬉闹充溢的童年天堂。带着莘莘的不舍，却也没多大的体会——孩童时期我总是特别不懂得伤感，有的时候即使难免地感怀一下，却又无法知晓如何表现自己的情绪。外露总学不会，到底也变成件伤脑筋的事。如今的我们大多失散，回忆的电影还在，如同倒带一般可以一次次清晰地播放，但演员已各奔东西，寻不到是必然，似乎也并不那么真正想寻到。

十一岁。我喝了口桌角边剩下的冰冷咖啡，回忆随着笔尖的开始倒带到我十一岁那年。

曾经尝试思考，我们是否都应该有一个异国的恋人？也许是，因为我们都在太过平凡太过类似的生活中否定了自我的特殊性。每一个人在内心深处都希望自己是与众不同的，在别人眼里。所以我们需要爱上一个眼睛和头发颜色和我们不同的人。我不该忽视掉这个极大可能性对我的侵蚀。

我离开了大院子，妈妈在那时候离开了我们。放弃了平淡如水却和睦无争的生活，和一个西班牙男人远走高飞。现在想想我骨子里的逆，也许还真是顺了她的遗传。至于为什么直到现在还对西班牙有特殊情结，我想要“归功”于那个带妈妈私奔的情人。我爱西班牙，爱西班牙男人也恨西班牙男人。学习西班牙语，在纸上用西语写上“我爱你”，同时学会的还有“我恨你”。矛盾如同巨大的雪球俨然越发硕大，我甚至在二十岁仍然坚信着那个连阳光都很性感的南欧国度的男人有他神奇的魅力，在爱与恨的面前一切情感变得模糊不堪，是任凭自己也无法捋顺的。我说这些——我赤裸裸的伤疤，没什么大不了的，就跟说别人的事儿一样，二十岁回望那十一岁，那次离开仿佛演变成了空白的记忆。类同大雪，永远不会眷顾我生活的这个南方的城市。她飞走了，我就忘

了她的脸。

没什么值得留恋的了。

只记得那个西班牙男人手臂上累累的绒毛和口腔中西式菜点混杂的气味。

我学会了一个词语叫做背叛。这便已经足够了。

搬离大院那天，我坐的是一辆搬家公司的蓝色大卡车——很蓝很蓝的那种，车头的破铁皮上掉了少许的漆，侧面的漆则是大块大块地脱落，铁板摇摇欲坠的，铁锈好像凝结了好几个世纪。老车，可它居然还是蓝得那么刺眼。大卡车开动时我的那群同样的小朋友们，叫着喊着，朝我挥动着小手。像是花朵。

虽是离别，却是一张张阳光灿烂的笑脸。“阳光灿烂的日子”，姜文这个电影的名字起得真好，我看马小军和他的童年，那个北方大院儿里的那群少年，群体动物之间互相依存互相保护的凝聚力，虽然时代有所隔阂，但那单纯的快乐和幸福感却如出一辙。阳光灿烂，那就是我十一岁之前的童年，没有遗憾和包袱。没有人教会我们什么叫做不舍。也许那时的我们是真的小，根本意识不到那辆刺眼的蓝色大卡车载着我的离去，分别，将可能是永远。

如今。

任凭如何，我却仍然忘不了原来的那群同样的小朋友们。因为是同样的年龄，他们的脸我都记得格外清晰。他们的学号和写着姓名的小牌子。他们的小怪癖。他们排队做早操的顺序和午睡时候的床铺——我上铺的那个小男孩午睡时候喜欢裸体；前头那铺上的扎洋葱头的小姑娘患哮喘，一直咳个不停；“胖鸭”大勇没事喜欢拽我的辫子——然后我就揍他；小彦彦有一顶和我一样的小红帽子——后来我们还拿错了——他的比我新，我就懒得换回来；猪头喜欢边小便边念儿歌——真是奇异的爱好。我没有强迫自己挂念，却时常地想起。我想这才是所谓真正的想念。

纯粹，仅此而已。

现在的我拥有不了当年的纯粹，所以一直将它感怀和追忆。

奈特·金·科尔的精选放到《自然男孩》，我望了望窗外，确定了夜色凝重，安静笼罩着大地，侧耳倾听仿若能听到S城睡眠时分四周起伏的呼吸声，继续写下去。

关于夜未眠。

关于回忆。

总觉得自己好像在退化，好像在纷繁的城市，攒动的人海和光阴里潜水。S城就是有这样的本领，她浮躁了每个人，每个生活于其中的纯粹个体。S城浑浊却美好，华丽得让人晕眩，晕眩过后就看不清自己。每一个表情，瞬间即逝；每一个愉快的念头，都谈不上永恒。越来越怀念那个童年的我，因为常常出现在梦境里，挥之不去。于是开始失眠。

是的，我一直追求纯粹。

转眼到了高中的时候，似乎越来越不认识自己。

这是一个哲学问题。

我是谁？我为什么是七岚？我是怎样的人？

其实我还是我，只是远没有曾经纯粹了。

呵呵。

这又是一个社会的问题。我排斥思考社会问题，太过琐碎，思考得过于浅薄会嘲笑自己，思考得太深又容易感伤。于是索性不想，停止思考。

我喜欢假期，那是个惬意的名词。是一个充满色彩的瑰丽大房间，

遍地的砖瓦都有它的情感和想象的空间。假期是只属于自己的，意念可以决定的。喜欢像梦游一样活着，那日子舒适，赛过神仙。我告诉自己，这才是生活。五彩斑斓的碎片。我的随性就是从初中时代开始的，是随便的随，不是随和的随。我的随性又是从高中时代开始的，是随和的随，不再是随便的随。从随便到随和，就是长大。

那时候的我爱上喝冰水使自己清醒。曾几何时，我像许多人那样热衷读一个叫安妮宝贝的女作家的小说，她的文字连贯，像鸦片一样让人容易上瘾，我用了两天的时间看完了她所有的作品，我孤芳自赏，为赋新词强说愁。我一头扎进她的文字中，逃脱不了。很多故事和人美得如同梦魇，相似的，却都带着深深的刺和感伤。那时的我想，那是成年人才能有的伤逝吧——在物质和肉体间交换，死亡和背叛，还有些复杂的意味，有些自我所不能控制的客观天气。这就是为什么妈妈要离开我和爸爸，因为爱那被无限放大的自私性。那时的我不懂，却深深向往。用一把尖锐的刺刀在手腕上刻上心爱之人的芳名。各种意识流的想法未被成型就被扼杀，最后我决定对这些故事报之一笑并且坚强地不被那种理念引导下去。幸好，我的世界里不存在那么多悲伤的理由。现在的我热衷于当前，当前的即是现实的，幻想因为它的偶然性才成就美好。我有一本精装的《世界旅游》——前天一个人在季风书园看到，很厚，但仍然情不自禁地买了回来，刚翻开纸张就开始刷刷地脱落。却并不沮丧，并不怪它。依旧喜欢，爱不释手。

安妮宝贝，并不像她的铁杆粉丝那样，我始终不知道她真正的姓名，也不想去了解。

可她很容易让我想起三毛。

——仿佛是最清楚自己要什么的人，仿佛又是最找不到自己要什么的人。太唯美，太理想化了。这样的人太容易厌倦世俗。好在她现在生活淡然，跟凡夫俗子未见太大区别，我知道，不凡的人生活在凡世，终究抵抗不过世俗。

她们的本质，是极脆弱的。

她们在路上游荡，清醒地呼吸、抽烟，将烟蒂留到下一个明天。永远不会信赖任何人，所以永远都不愿意为任何事情驻足停留。

随性，注定漂泊。缺乏安全感，就通过文字去倾诉，去寻求保护。

这样的女人很成功，会有很多人爱她，想去窥探她，所以她就一直神秘，一直飘忽不定，一直走向极端。平凡或者堕落。

三毛有她的荷西。可爱的荷西，是一个可爱一生的西班牙情人。

西班牙情人。

身边继续行走的安妮和永驻天堂的三毛。但愿她们能是快乐的。

假期一个人在家。空调打着21度的冷气。不停地喝咖啡，抽ESSE，看碟，睡觉，写东西，想问题，看小说，打电话……买了很多基努·里维斯的片子，喜欢这个有中国血统的好莱坞男人，只是太过英俊了，所以就失去了对他的抗体。也想念约翰尼·德普——记忆中永远的吉普赛人、流浪者、海盗。穿脏衣服，唱古怪的歌，迷离的忧郁眼神，说话都是一种奇异的表演。颓废美，是种粗糙的完美。艺术，是他天性的本能。昨天在一家门面独到的小店里淘到一部老片子——史蒂芬·斯皮尔伯格的《人工智能》——在未来的某个时代，一个机器人孩子寻找着属于他的母爱。裘德·洛出演的。我热爱这个故事，有时候会产生关于未来那个世界的种种猜想。太沉迷于其中，以至于不能自拔。我看过三遍，哭过两遍，第一次因为看电影而疯狂地流泪就是因为它，并且是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

连看两张碟就会明显地头晕脑胀。空虚的时候会开始想念很多人。

躺在床上睡觉，却想哭泣。